

電子圍籬作為拘禁措施 與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 ——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 字第2號與第3號裁定

劉青峰*

摘要

COVID-19 疫情肆虐期間，為避免大規模社區傳播，國家針對感染者與自國外入境者，採取居家隔離與集中檢疫之干預措施，同時輔以電子圍籬監控，藉以確保隔離與檢疫手段之執行。於此種高度干預人身自由之情況下，隔離檢疫者就上開剝奪自由之措施向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提審。然而，本文分析兩號裁定內容發現，法院一方面指摘臺北市衛生局以口頭方式所下命之隔離處分，係具重大明顯瑕疵而自始無效，惟另一方面卻又認定在此條件下，隔離檢疫者之人身自由仍未受到拘束，故難認有逮捕拘禁之事實而予以駁回。對此，法院令人費解之論述，實有割裂適用行政程序法、傳染病防治法與提審法之虞，且違反體系解釋之一致性或融貫性要求，進而破壞法秩序之穩定，喪失法律適用上之可預見性，最終將導致人民無所適從。此外，該裁定亦顯示出人身自由之保護範圍是否涵蓋心理影響、法院審查剝奪自由處分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感謝兩名匿名審稿人之意見，令本文增色不少，惟文責當由作者自負。
投稿日：2022年6月2日；採用日：2022年8月11日

之範圍為何與公共政策之後果考量應在法院審理提審案件中扮演何種角色等三個問題。

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本文首先認為，違反電子圍籬規定處以高額罰鍰甚至係刑罰之措施，其將導致隔離檢疫者經濟上與社會評價降級之嚴重不利益，進而對其形成巨大之心理壓制，故應肯認發動電子圍籬措施係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其次，法院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之範圍，因無涉罪責認定與尊重行政機關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專業裁量，故不審查該措施之合目的性，而係應審查其實體理由與踐行程序之合法性，並非如傳統實務見解所稱僅審查程序合法性。最後，居家隔離者聲請提審後，法院審查行政機關之隔離處分，倘發現其具有重大瑕疵原因而自始無效，此時法院無須受限於公共政策之防疫角度，考慮釋放當事人之「後果」並自為限縮裁定釋放之範圍。因此，法院倘認行政機關所命之居隔處分自始無效，即應立即當庭開釋隔離檢疫者，落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關鍵詞：人身自由、居家隔離、電子圍籬、拘禁、提審

Cite as: 13 NCTU L. REV., September 2023, at 1

Electronic Fence as a Detention Measure and Scope of Habeas Corpus Review in Cases —Discussion of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s Ruling No. 2 and No. 3 in 2022

Ching-Feng Liu^{*}

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order to prevent large-scale community transmission, Taiwan implemented home isolation and centralized quarantin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electronic fence surveillance for infected individuals and those arriving from overseas. Under such a high level of interference with personal liberty,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applied to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for review of habeas corpus of th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asure.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two rulings reveal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court criticized that the isolation ordered orally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s obviously flawed and invalid from the beginn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personal liberty of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had not been restrain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therefore dismissed the case for lack of

^{*} Postdoctoral Fellow, School of Law,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Dr. iur.,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arrest and detention. For this, the Court's incomprehensible reasoning threatens to divi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and the Habeas Corpus Act, and violates the requirement of consistency or coherence i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will destroy the legal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Ultimately, the people are in a very Catch-22 situation. In addition, the two rulings also brought to light three matters: whether personal liberty protection extends to psychological impac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urt should examine cases involving deprivation of liber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the court's evaluation of an arraignment case.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 three problem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imposition of high fines or even criminal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s of electronic fencing will lead to a ser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owngrading of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which will in turn form a great psychological suppression,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deprivation of personal liberty. Secondly, the court examines the scope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asures. Since there is no culpa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initiat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asures, the court does not examine the suitability of the measure, but only examines its substantive reason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cedure. Instead of simply reviewing procedural legality, as traditionally perceived. Finally, after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applies for arraignment, the court examines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quarantine sanction. In this case, the court is not bound by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to consider the "consequences" of releasing the client and limit the scope of the ruling on rel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s prevention of disease. Therefore,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segregation order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is invalid from the beginning, it should immediately release the quarantined and isolated person in court to implement the intent of Article 8 of the Constitution to protect personal freedom.

Keywords: Right to Personal Liberty, Home Quarantine, Electronic Fence, Detention, Habeas Corpus

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2 號與第 3 號裁定

1.1 本案事實

第 2 號、第 3 號聲請人與其他四位友人為高中同學，六人於 2022 年 4 月 13 日晚間一同用餐。後於 4 月 16 日四位友人中有兩名經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連鎖反應）檢測後，確認感染新冠肺炎，故 4 月 17 日第 2 號與第 3 號聲請人因直接接觸確診者而遭臺北市衛生局剝奪人身自由，核發嚴重特殊傳染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強制二人於各自住（居）所進行居家隔離，惟二人期限均僅至 4 月 23 日。嗣第 2 號聲請人於 4 月 18 日、第 3 號聲請人於 4 月 19 日前往忠孝醫院院區進行 PCR 檢測後，分別於 4 月 19 日與 4 月 20 日得知陽性確診，故於 4 月 19 日至 4 月 23 日此段期間內，二人均多次要求衛生局補發確診者居家隔離通知書，惟衛生局並未回應且要求二人繼續居家隔離。因此，二人認為衛生局基於防疫目的而剝奪自由之處分，並未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其不僅牴觸憲法第 8 條第一項之規範與司法院釋字第 384、588、636、708 號等解釋意旨，同時亦違反已內國法化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9 條第一項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故於 4 月 24 日聲請提審，並聲明：裁定釋放並解除手機電子圍籬。

臺北市衛生局則主張：「因政府系統尚在轉換中，故目前係以電話告知兩位聲請人居家隔離滿 10 天後，始得解除隔離。這一方面，第 2 號聲請人於 4 月 18 日、第 3 號聲請人 4 月 19 日分別至醫院採檢，二人報告均係陽性且 Ct 值（cycle threshold value／循環數閾值）為 16，明顯具可傳染力。因此，依目前指揮中心居家隔離照護指引，1 歲到 64 歲沒有懷孕或洗腎等情形，得居家隔離照護，其隔離期間為自採檢日加上 10 天，故二人居家隔離照護日期分別應至 4 月 28 日與 4 月 29 日，同時此段期間二人之手機會綁上電子圍籬

予以監控，並要求一人一室不得外出。最後，另待系統轉換成功且正式上線後，將盡快以手機簡訊之形式，向二人補發確診者居家隔離之電子通知書。」

透過上述說明可以清楚得知，二則裁定之個案事實不僅高度雷同，同時亦具關連性，故本文為求行文簡潔，以下將使用「本案」一詞來代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2 號與第 3 號裁定」，藉以方便論述評釋。

1.2 裁定理由

本案聲請人因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有相當接觸，經臺北市衛生局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第一項規定核發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強制居家隔離，期間自 2022 年 4 月 17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等情，有本案聲請人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附卷可參，且觀諸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其內容載明開始隔離日、取消隔離日、隔離地址、應遵守事項及違反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規定將受罰鍰處罰等。又本案聲請人陳稱經採檢確診之後，衛生局僅以口頭告知聲請人繼續隔離，其曾多次要求衛生局補發確診者居家隔離通知書，迄今衛生局仍未補發等語，衛生局則表示目前僅以電話告知，待系統正式上線之後，將盡快以手機簡訊形式補發電子通知書等語，堪認本案聲請人於確診之後，已向衛生局請求核發確診者居家隔離通知書，然迄今衛生局並未核發乙節屬實。

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44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第 67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特別條例）第 13 條等規定，可知主管機關對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人，係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置，而對傳染病病人施行隔離治療時，應作成隔離治療通知書，以及倘違反主管機關依所為之處置或指示，不僅將遭受高額罰鍰，甚至涉及更嚴重之刑罰，復參酌對於個案接觸者，主管機關業已核發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以及近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者與日俱增，主管機關為因應疫情發展，持續修訂調整系爭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引內容，然而對於確診者而言，可能無法知悉目前最新隔離期間及應遵守事項等情，本院

認主管機關更應以書面或電子簡訊等其他形式，明確告知確診者隔離期間及應遵守之事項，俾使確診者有所適從。

是以，本案衛生局僅以口頭方式對本案聲請人所為之居家隔離行政處分，未以書面或其他方式使本案聲請人知悉隔離期間以及應遵守事項，其瑕疵已達到重大及明顯之程度，應屬無效。又衛生局對本案聲請人所為口頭告知繼續隔離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且前開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所載隔離期間僅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則本案聲請人於 4 月 24 日向本院聲請提審，其人身自由並未受到拘束，難認有逮捕、拘禁之事實，依提審法第 5 條第一項但書第六款規定，應予駁回。

1.3 問題提起

本案聲請人之確診者居家隔離通知書尚未以書面方式核發，故確診者居家隔離處分因具重大瑕疵而自始無效。惟本案聲請人手機自 4 月 17 日起即因接觸者居家隔離而綁上電子圍籬予以監控，並未隨確診者居家隔離處分無效而予以解除。這一方面，縱如裁定理由所述，本案聲請人 4 月 24 日起即未受人身自由拘束，惟事實上電子圍籬仍繼續運作並未失效，故只要任意離開居家隔離處所，仍有受高額罰鍰與更嚴重刑罰之可能，致使本案聲請人無法依其意願自由地離開居家處所。因此，電子圍籬發動後所生之心理上恐懼負擔，是否仍構成拘禁事實？換言之，人身自由之保護範圍是否涵蓋心理影響？

再者，法院審查提審案件，應先依提審法第 5 條第一項但書所定 6 款聲請不合法之事由，判斷是否存有逮捕、拘禁之事實。倘具備消極裁判要件，法院即得裁定駁回而無庸實質審理。反面而言，法院確認命剝奪自由處分為無效前，違法拘禁狀態應仍屬續存。以本案而言，法院既已實質審理並得出隔離處分具重大明顯瑕疵而無效之結論，應得合理推測並無消極裁判要件之存在。惟法院卻又基於處分無效且以此否認存在拘禁之事實，再據以否定裁定釋放之必要，最終以聲請不合法裁定駁回。對此即凸顯一個問題：法院審查剝奪自由處分之範圍，是否僅限於對該處分之程序合法性進行判斷？或亦

應涵蓋該處分之實體理由？又或除審查實體理由與程序之合法性外，縱當事人因剝奪自由期滿後被釋放，法院仍有權審查該處分之合法性，不受法律上有無拘禁理由之影響？

最後，法院對裁定釋放與否之考量，難免會慮及釋放之後果。例如是否可能造成傳播擴散或社會恐慌，惟此種涉及「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之考量，應在法院審理提審案件中扮演何種角色？

2. 發動電子圍籬應視為剝奪自由之措施

2.1 人身自由之概念

由整體憲法體系觀察，第 8 條所稱保障之人身自由係緊接著於平等權之後，其所代表意義係人身自由之保障作為其他自由權利保障之基礎。申言之，人民之身體自由係人性尊嚴之外部基礎，倘得任由國家視為工具而恣意剝奪，則其他自由權利之實現皆失所附麗，鏡花水月¹。這一方面，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同樣指出：「人民身體自由享有充分保障，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故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特詳加規定」。換言之，人身自由係人類與生俱來之自然權利並作為普世人權，其具先國家性，而非源於憲法或法律所賦予。制憲者透過憲法針對人身自由詳盡規範並予以明文化，僅係再度確認並重申此一基本權利之重要性與其不可侵犯。因此，第 8 條明定並樹起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之大纛，詳述國家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所應踐行之法定程序與救濟之規範，並強調人身自由之保障係實踐其他自由權利之根本與人性尊嚴之基礎。蓋法治國不僅追求保護生命或身體完整性，人身自由亦係其底下最古老

¹ 李惠宗，憲法要義，頁 173（邊碼 0701）（2019）；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頁 103-104（1998）；林騰鷗，中華民國憲法，頁 90（2018）；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頁 212（2014）；許育典，憲法，頁 193（2019）；陳新民，憲法學釋論，頁 233（2015）；東吳公法中心憲法小組主編，程明修、陳清秀、胡博硯、宮文祥、范文清、范秀羽、楊奕華合著，憲法講義，頁 233（2018）。

經典與不可或缺之保障，蓋無論係生命權或人身自由權，均係實現其他基本權利之基本保護²，故人身自由之核心內涵應指不受任意支配之身體自由³。

其次，人身自由之保障，即所謂「人身不可侵犯」或「身體完整權」，係指人民有「身體活動自由」之權利，凡隨心所欲於任何時間前往任何地點，或不前往任何地點，均不受國家非法之干預，即防止國家恣意逮捕拘禁與其他加諸於人身上之強制行為⁴。而「人身不可侵犯」之意義，應理解為禁止國家無法源基礎與事實依據，從而任意（*willkürlich*）發動逮捕、拘禁或其他剝奪人身自由之措施⁵。這一方面，關於「剝奪自由」（*Freiheitsentziehung*）之理解，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拘禁」係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之謂。申言之，憲法第 8 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所稱逮捕拘禁，此種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之態樣，常見於刑事訴訟程序之「拘提」與「羈押」。申言之，「拘提」係於一定期間內暫時（*vorläufig*）剝奪被告之人身自由，並強制其到場訊問之基本權干預處分⁶；而「羈押」係以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為目的之基本權干預處分，即長時間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並將其收押至一定處所⁷。惟就第 8 條之保護範圍，並不僅以刑事訴訟中基本權干預處分為限，故對於「拘禁」一詞之詮釋，應就剝奪人身（行動）自由之

² 林騰鶴，同前註；陳新民，同前註；東吳公法中心憲法小組主編，程明修、陳清秀、胡博硯、宮文祥、范文清、范秀羽、楊奕華合著，同前註；吳庚、陳淳文，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頁 186（2019）；陳陽升，「隔離治療、居家檢疫與提審——以我國憲法上人身自由的保障體系為中心」，台灣法律人，第 9 期，頁 60（2022）。

³ 李惠宗，前揭註 1，頁 174（邊碼 0708）。

⁴ 許育典，前揭註 1，頁 193；陳新民，前揭註 1，頁 233；吳庚、陳淳文，前揭註 2，頁 186。

⁵ Di Fabio, in: Maunz/Dürig (Begr.),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Texte – Art. 5, 85. Lfg. 2018, Art. 2 Abs. 2 Rn. 2; Gusy, in: von Mangoldt (Begr.), Klein/Starck (Fortf.), Huber/Voßkuhle (Hrsg.),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Gesamtwerk – GG, Bd. III: Art. 83-146, 7. Aufl., 2018, Art. 104 Rn. 12.

⁶ 刑事訴訟法第 75 條、第 76 條、第 87 條、第 88 條之 1 第一項、第 116 條之 2 第四項、第 178 條第一項、第 455 條之 21 第三項與第 469 條第一項。

⁷ 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與第 108 條。

樣態予以觀察，至於其目的、方法與時間之久暫，尚非所問。這一方面，因刑事訴追以外之原因，進而對人身自由所為之拘束，亦即以強制力將人民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或拘束人民之身體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之空間，即構成所謂「剝奪自由」之態樣，故舉凡行政法上所稱「拘留」、「收容」、「安置」、「留置」、「管收」或「送交相當處所，施以矯正或令其學習生活技能」等措施，均應肯認為其作為「拘禁」類型之一⁸。

總結以上，「拘禁」作為「剝奪自由」最典型之範例，而「剝奪自由」又係「限制自由」（*Freiheitsbeschränkung*）方式中「最強烈且最密集」之表現態樣。因此，剝奪自由應係指人民被限制於一個極為狹隘侷促之空間（*eng umgrenzten Raum*）內，從而使其身體空間之活動自由（*körperlich-räumliche Bewegungsfreiheit*）在「各個方向」（*nach jeder Richtung hin*）均受到壓迫，不得任意離去⁹。值得注意者，縱係少量程度或小幅之身體行動空間，亦被

⁸ 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573>；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769>；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89>；司法院釋字第 710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91>；李建良，「從正當法律程序觀點透析 SARS 防疫相關措施」，台灣法學雜誌，第 49 期，頁 89（2003）；李建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談 SARS 防疫措施之合憲性」，思與言，第 41 卷第 4 期，頁 123、129-130（2003）。更多剝奪自由類型之整理，請參閱：林明昕，「論剝奪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程序：以『法官介入審查』機制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6 卷第 1 期，頁 25-32（2017）。

⁹ BVerfGE 10, 302 (323); 94, 166 (198); 105, 239 (248); Degenhart, in: Sachs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9. Aufl., 2021, Art. 104 Rn. 5; Dürig, in: Maunz/Dürig (Begr.),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VI: Art. 86 – Art. 106a, 85. Lfg. 2018, Art. 104 Rn. 7; Kunig/Saliger, in: von Münch/Kunig (Begr.), Kämmerer/Kotzur (Hrsg.), Grundgesetz – Kommentar Gesamtwerk, Bd. II, 7. Aufl., 2021, Art. 104 Rn. 10, 25; Sodan, in: Sodan (Hrsg.), Grundgesetz, Beck'sche Kompakt-Kommentare, 4. Aufl., 2018, Art. 2 Rn. 34 f.; Windthorst, in: Gröpl/Windthorst/von Coelln (Hrsg.), Studien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4. Aufl., 2020, Art. 104 Rn. 11; Wolff, in: Hömig/Wolff (Hrs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ndkommentar, 12. Aufl., 2018, Art. 104 Rn. 4, 7. 李建

視為剝奪自由¹⁰。此外，為與單純限制自由有所區別，剝奪自由要求具一定之最低期間，即其至少須超過某個短暫時間¹¹。

2.2 具心理影響效果之措施形成拘禁事實之存在

透過前揭說明可以清楚得知，主流見解針對保障人身自由之論述，多從物理上之身體活動自由為出發點加以說明。惟有疑義者，人身自由之保護範圍是否涵蓋心理面向。對此，本文認為，倘將人身自由中「自由」（Freiheit）一詞理解為人性尊嚴之決定性要素（maßgebliche Qualität），故其不僅作為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甚至同時係整體法律體系之出發點，則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將無條件地占據人身自由之核心領域。其理由在於，此時不僅人民心理上無庸恐懼自身之生命或健康轉瞬即逝，同時物理上之身體活動自由亦無須擔憂遭受國家任意限制或剝奪。因此，所謂「人身自由之保障」，其應係結合個人身體與精神（geistig）二方面之特徵，並透過上述特徵之展現，導出人身自由之保護範圍係涵蓋生理與心理層面之結論，二者缺一不可¹²。

再更進一步說明，無論於何種情況下，倘國家發動措施所生之效果，將導致當事人之心理影響等同或至少接近「身體痛苦」（körperlicher Schmerz）之程度，即應認定身體完整性遭受損害¹³。舉例言之，焦慮、高度緊張狀態

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談 SARS 防疫措施的合憲性」，同前註，頁 123、133-134。

¹⁰ Dürig (Fn. 9), Art. 104 Rn. 7.

¹¹ BVerfGE 105, 239 (250); Kunig/Saliger (Fn. 9), Art. 104 Rn. 25; Windthorst (Fn. 9), Art. 104 Rn. 11; Wolff (Fn. 9), Art. 104 Rn. 8; Starck, in: von Mangoldt (Begr.), Klein/Starck (Fortf.), Huber/Voßkuhle (Hrsg.),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Gesamtwerk – GG, Bd. I: Präambel, Art. 1-19, 7. Aufl., 2018, Art. 2 Abs. 2 Rn. 200.

¹² Di Fabio (Fn. 5), Art. 2 Abs. 2 Rn. 2; Starck (Fn. 11), Art. 2 Abs. 2 Rn. 194.

¹³ Di Fabio (Fn. 5), Art. 2 Abs. 2 Rn. 55; Starck (Fn. 11), Art. 2 Abs. 2 Rn. 194; Antoni, in: Hömig/Wolff (Hrs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ndkommentar, 12. Aufl., 2018, Art. 104 Rn. 12; Jarass, in: Jarass/Pieroth (Hrsg.), Grundgesetz für die

或利用噪音所引起之痛苦或由非物理性實體，如瓦斯或其他有毒氣體所形成之健康損害，從而作為人民心理或精神上之疾病發生原因，即被視為剝奪自由¹⁴。這一方面，鑑於現行醫學領域尚無法明確找到生理與心理影響之分界線¹⁵，故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透過其組織法之前言，僅將「健康」定義為：「不僅係無疾病或衰弱，而係保持身體上、精神上與社會適應方面之良好狀態」¹⁶。因此，為避免保護不足，應將心理影響所生之健康減損，視為身體完整性遭受損害之表現態樣，故其仍落入憲法第 8 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之保護範圍內。此外，評估國家措施有無造成身體痛苦，取決於該措施所生之影響得否被客觀地定性為「痛苦」。詳言之，「身體痛苦」之標準係以客觀第三人之平均水準，可以合理地認為國家發動某特定措施所生之影響將導致人民身體痛苦之結果即為已足，而無須考量個案當事人之自身因素，故無論係心理敏感纖細或抗壓能力較強者，均一律採取客觀第三人之審查標準¹⁷。

值得注意者，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理由書已正式確認，人民之健康權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其旨在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申言之，國家發動剝奪自由措施後，除涉及人民自由之剝奪外，同時亦附隨因心理影響所導致之健康減損狀態，故此種情形將浮現基本權利競合（Grundrechtskonkurrenz）問題，即人身自由與健康權應優先適用何者？詳言之，基本權利競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ommentar, 16. Aufl., 2020, Art. 2 Rn. 83; Kunig, in: von Münch/Kunig (Begr.), Kämmerer/Kotzur (Hrsg.), Grundgesetz – Kommentar Gesamtwerk, Bd. I, 7. Aufl., 2021, Art. 2 Rn. 63.

¹⁴ BVerfGE 56, 54 (73 f.); Antoni (Fn. 13), Art. 2 Rn. 12; Jarass (Fn. 13), Art. 2 Rn. 83; Kunig (Fn. 13), Art. 2 Rn. 63.

¹⁵ Kunig (Fn. 13), Art. 2 Rn. 63.

¹⁶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Constitu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about/governance/constitution> (last visited July 10, 2022).

¹⁷ Kunig (Fn. 13), Art. 2 Rn. 63.

合係指「一個」基本權利主體之「一行爲」，同時被「數個」基本權利所保障¹⁸，即特定國家公權力措施是否侵害基本權利，分別有不同之基本權利條文得加以衡量¹⁹。這一方面，個案中討論基本權利競合時，應優先審查「特別基本權利」（spezielles Grundrecht）是否存在。其次，判斷基本權利有無具備「特別」（Spezialität）要素，其係以某一基本權利之構成要件能否包括另一基本權利之構成要件為基準，倘其得以完全涵蓋後，尚存有至少一個以上之其他構成要件要素（Tatbestandsmerkmal），則其即屬特別基本權利；或於一般普遍情形下，某一基本權利之構成要件並無法包括另一基本權利之構成要件，然於特定個案中卻涵蓋在內，此時該基本權利亦被認定具備特別要素²⁰。因此，本文認為，國家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並基此所生之心理影響，其同時關乎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所保障之身體完整性與第 22 條健康權所欲保護之心理機能完整性，惟人身自由尚存有「剝奪自由之狀態」此一構成要件要素，且此要素於本案中係較能充分評價因心理影響所減損之身體完整性。簡言之，心理影響僅係剝奪自由之手段，而非以損害心理機能之完整性為最終目的。綜上所述，基本權利競合之結果係以人身自由作為健康權之特別基本權利，進而應採取第 8 條所定之各種要件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並得以藉此主張有提審法之適用。

於本案例中，國家為避免社區感染，採取手機結合「電子圍籬」系統作為剝奪人身自由之輔助手段，即透過監控隔離檢疫者之手機定位來掌握其行蹤。這一方面，國家利用無線行動通訊之蜂巢式網路，直接從電信機房查詢

¹⁸ Kingreen/Poscher, Grundrechte – Staatsrecht II, 36. Aufl., 2020, § 6 Rn. 388; Zippelius/Würtenberger, Deutsches Staatsrecht – Ein Studienbuch, 33. Aufl., 2018, § 18 Rn. 81. 李惠宗，前揭註 1，頁 143（邊碼 05380）；法治斌、董保城，前揭註 1，頁 200。

¹⁹ 許育典，前揭註 1，頁 151；吳庚、陳淳文，前揭註 2，頁 165。

²⁰ Kingreen/Poscher (Fn. 18), § 6 Rn. 393; Zippelius/Würtenberger (Fn. 18), § 18 Rn. 84 f.; Michael/Morlok, Grundrechte, 7. Aufl., 2020, § 4 Rn. 51, 54. 司法院釋字第 730 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911&rn=-16445>。

監控隔離檢疫者之手機紀錄。質言之，當手機插入 SIM 卡時，其將自動搜尋附近訊號最強之基地台進行連線，透過鎖定該基地台之位置，便能知道該手機位於哪一個區域（蜂巢）當中，進而推測人員之概略位置。因此，只要隔離檢疫者攜帶手機離開被特定基地台所涵蓋範圍之住（居）所，而進入到其他基地台涵蓋範圍時，手機會改與該基地台進行註冊溝通，藉此即得推定隔離檢疫者已離開住（居）所。而一旦電子圍籬系統追縱到隔離檢疫者離開檢疫範圍，其將發送「警告簡訊」給當事人、民政單位、衛政單位與轄區警察，藉以確實掌握隔離檢疫者行蹤，同時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隔離檢疫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 44 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處置，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或依特別條例第 13 條規定，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金²¹。

承上所述，國家發動電子圍籬並搭配高額罰鍰或刑罰所生之效果，從客觀第三人之角度觀察，事實上已對人民心理產生壓迫箝制之影響，從而接近甚至達到「身體痛苦」之程度，故應肯認其為剝奪自由之措施。其理由在於，現代人們之生活習慣與方式，手機已成日常必備品，舉凡溝通聯絡、買賣商品、搜尋資訊甚至是娛樂，均大量依賴手機。反面而言，放棄手機使用，將導致日常生活之成本大幅提高。在此情形下，深刻反映出人類生活與手機間之緊密關連，當代社會幾已無法想像手機不存在之世界。基此，只要國家尚處於利用電子圍籬對隔離檢疫者進行高密度監控，其行動足跡在國家

²¹ 高科技智慧防疫，檢疫追蹤精準有力，2020 年 3 月 18 日，衛生福利部網站：<https://www.mohw.gov.tw/cp-16-52268-1.html>（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李崇億，「在瘟疫蔓延中檢視個資保護法制」，台灣法學雜誌，第 387 期，頁 40（2020）；林家暘，「電子圍籬作為居家隔离（檢疫）之輔助手段？——合法性的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 413 期，頁 77-78（2021）；黃于玲、羅承宗，「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數位接觸者追蹤』之法律與倫理議題初探」，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40 卷第 3 期，頁 336（2021）。

面前均一覽無遺，且輔以未經許可任意離開隔離檢疫處所者，即以高額罰鍰或刑罰相繩之規定，對隔離檢疫者之心理影響，難謂不生精神上之恐懼負擔，從而達到接近身體痛苦之程度。詳言之，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違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置將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這一方面，根據主計總處 2021 年我國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之平均每月薪資統計為 55,754 元²²，故縱為法定罰鍰最低額 6 萬元，亦超過上述受僱者一個月之平均薪資；倘為法定罰鍰最高額 30 萬元，則幾近於半年薪資。復依特別條例第 13 條規定，其法定罰金金額為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則係遠超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之罰鍰金額，對人民財產上不利益之壓迫更顯沉重。因此，無論係罰鍰或罰金，均無疑地對本案聲請人之經濟生活將形成重大負擔，應得肯認其所生之心理壓迫箝制影響達到至少接近「身體痛苦」之程度，故形成剝奪自由之情形。值得注意者，特別條例第 13 條係以「刑罰」作為制裁手段，即罰金、拘役或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此，刑罰因具備「社會倫理之非價」（sozialethische Mißbilligung）之性質²³，故其通常賦予當事人「社會倫理上貶抑減損評價」之效果（sozialethisch deklassierende Wirkung）²⁴，並同時作為影響社會環境現象（soziale Umwelt wirkendes Phänomen）之因素²⁵。而判斷「非價」之重心，應以當事人之違法行為是否受到公共領域之評價影響，並藉此確定其於所生活之社會環境中，是否有因該評價而產生之社會倫理降級效果（sozialethisch deklassierende Wirkung）²⁶。倘進一步以當代社會學語言說明：即普羅大眾對刑事罪犯之接觸意願較為低

²² 110 年全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為 813 萬人，全年每人每月總薪資平均為 55,754 元，2022 年 2 月 17 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站：<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8187&ctNode=2291&mp=4&fbclid=IwAR3oT-sQz1DEaWvEivlIneev7a09inj5xyLiKU8pOCOFX4I2ZwXigiowMes>（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²³ Kühl, Unschuldsvermutung, Freispruch und Einstellung, 1983, S. 13.

²⁴ Krauß, Der Grundsatz der Unschuldsvermutung im Strafverfahren, in: Müller-Dietz (Hrsg.), 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 1971, 153 (161).

²⁵ Kühl (Fn. 23), S. 15.

²⁶ Kühl (Fn. 23), S. 15.

落。反面言之，相較於其他社會群體，刑事罪犯群體明顯遠離社會核心，其結果不啻意味著，刑事罪犯於非正式社會領域（informeller Sozialbereich）之日常環境中，經常出現負面消極之回饋，即「污名化」（stigmatisierend）之標籤效應。例如：刑事罪犯獲得之工作機會可能較其他人少²⁷。因此，本案聲請人倘離開指定居家隔離處所，即有遭受刑罰制裁之可能，並可預見基於刑罰所生之排擠、歧視或污名化效應，將導致其遠離社會核心。換言之，因刑罰恫嚇效果所生之心理影響，實不亞於生理上受到束縛禁錮之身體痛苦，蓋其嚇阻本案聲請人不敢或不願離開指定居家隔離處所，故應肯認其亦屬剝奪自由之情形。

總結以上，本案裁定理由所稱「……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所載隔離期間僅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則聲請人於 4 月 24 日向本院聲請提審，其人身自由並未受到拘束，難認有逮捕、拘禁之事實……」，惟事實上本案聲請人被臺北市衛生局口頭告知應繼續隔離至 4 月 28 日，此段期間手機仍綁上電子圍籬予以監控，並未於 4 月 23 日即已解除。此外，離開電子圍籬之監控範圍亦有受傳染病防治法與特別條例之處罰可能，將導致本案聲請人產生等同或接近身體痛苦之心理壓迫箝制效果，達到使其無法任意離開居家隔離處所之目的。這一方面，實務見解同樣指出：「受逮捕、拘禁之人，除非其受逮捕或拘禁於一定侷限空間的情狀已經解除，恢復其人身向各方移動之自由不受限的狀態，而可認已無逮捕、拘禁的事實；否則，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不能以該受拘禁者是拘禁於『旅館而非公權力處所』，或僅以『罰鍰之財產上不利益』使其順服強制措施，未令其遭受物理強制力拘束等等為理由，就誤認人民已無拘禁的事實，而錯依提審法第 5 條第 1 項但書第 6 款規定，怠於發提審票使受拘禁人到場陳述意見的義務，並逕而以裁定駁回其聲請。……經核系爭處分是法院以外其他機關即相對人，藉由此等公權力措施，以違反系爭處分命令效力將受罰鍰之制裁的心理上強制，使抗告人不能依其意願離開此受拘束的空間，人身必須在上述非短暫的時間內，受拘束於

²⁷ Kühl (Fn. 23), S. 15 f.

系爭旅館房間的侷限空間內，致其人身向各方移動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參照前開說明，自己達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而屬提審法所稱之『拘禁』無誤」²⁸。因此，本案聲請人於 4 月 24 日聲請提審時，應認其仍處於拘禁之狀態，而非人身自由未受到拘束，故法院不得以提審法第 5 條第一項但書第六款規定裁定駁回。

2.3 因傳染性疾病而剝奪人身自由之程序

憲法第 8 條第一項前段宣示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同時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與第三項針對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之條件自行規定，故稱為憲法保留²⁹。對此，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書認為：「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內為憲法保留之範圍，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均受上開規定之保障」與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闡明：「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則再次指出：「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申言之，第 8 條之立法模式與其他基本權利清單條文大相逕庭，蓋制憲者已於本條明訂逮捕、拘禁、審問與處罰之程序要件，立法者不得再依第 23 條，對人身自由進行更多

²⁸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行提抗字第 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11%2c%e8%a1%8c%e6%8f%90%e6%8a%97%2c1%2c20220121%2c1>。

²⁹ 李惠宗，前揭註 1，頁 173（邊碼 0703）；林紀東，前揭註 1，頁 119-120；許育典，前揭註 1，頁 194；陳新民，前揭註 1，頁 235；東吳公法中心憲法小組主編，程明修、陳清秀、胡博硯、宮文祥、范文清、范秀羽、楊奕華合著，前揭註 1，頁 234；吳庚、陳淳文，前揭註 2，頁 185；李建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談 SARS 防疫措施之合憲性」，前揭註 8，頁 129。

限制³⁰。這一方面，大法官李震山於司法院釋字第 639 號之協同意見書亦強調：「人身自由在憲法諸多基本權中之價值位階秩序，可見諸憲法第二章基本權利限制之規範體例。憲法第二十三條既概括委由立法者在一定條件下，得限制憲法所列舉或概括（第二十二條）保障之自由與權利，卻又於憲法第八條明定限制人身自由之實體與程序要件。此種以憲法保留設定人身自由限制應優先適用第八條，並需通過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比例原則檢證之所謂『限制—限制』（Schranken-Schranken）之機制，其同時凸顯人身自由的重要性與制約立法權必要性的用心，相當明白」。因此，立法者僅能加重第 8 條所稱逮捕、拘禁、審問與處罰之程序要件，使國家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之程序要件更加嚴苛，蓋倘放寬程序要件，不啻意謂人民所受到人身自由之保護更少，進而導致人身自由之保障出現漏洞³¹。

關於因傳染性疾病而剝奪人身自由之程序，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理由書儘管直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所明定」。惟其卻又肯認國家倘以法律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無違，並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即難謂其抵觸憲法第 8 條之規定。而於人身自由之限制達到剝奪之情形，則應按其實際剝奪之方式、目的與造成之影響，於審查上定相當之標準。申言之，觀察「人身自由之限制達到剝奪之情形」一語可知，大法官清楚地將人身自由之限制區分為「人身自由之限制達到剝奪」與「人身自由之限制未達到剝奪」二種情形，分別訂定相當之審查標準。

行政機關對人民所下之強制隔離處分，本號解釋認為並不違憲。蓋大法官區隔「強制隔離（非刑事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與「刑事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並指二者程序無須相類，其理由為強制隔離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與刑事處罰之本質有異。申言之，強制隔離處置縱無法官保

³⁰ 許育典，前揭註 1，頁 194；東吳公法中心憲法小組主編，程明修、陳清秀、胡博硯、宮文祥、范文清、范秀羽、楊奕華合著，前揭註 1，頁 234。

³¹ 許育典，前揭註 1，頁 194。

留，仍與憲法第 8 條人民人身自由保障意旨無違。蓋強制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形，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此種情形與必須由中立公正之第三者法院就是否拘禁加以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而疫情之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功，對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由專業主管機關定強制隔離處置，較由法院決定能迅速防治之功；再者，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地方主管機關須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要，擬定執行計畫，付諸實行。且各該主管機關作成強制隔離處置之處分時，應依行政程序法及相關程序為之；最後，受強制隔離者如不服處分，得依行政訟程序訴求救濟。

總結以上，本號解釋將人身自由之限制區分為「人身自由之限制達到剝奪」與「人身自由之限制未達到剝奪」二種情形。而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未達到剝奪」此一情形，縱未踐行憲法第 8 條第一項法官保留之程序控制，惟作成處分之決定，係透過嚴謹組織程序為之，同時事後有完整可供人民請求救濟之程序，即無違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簡言之，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認為，在涉及因傳染病防治而剝奪人身自由之個案中，針對法官保留之適用採取相對限縮之態度，僅訴求應讓法院有及時介入之機會³²，並依憲法與提審法所定之提審機制作為因傳染病防治而被剝奪自由之救濟途徑³³。因此，本案臺北市衛生局基於傳染病防治目的所發動之居家隔離處分，無庸踐行嚴格法官保留程序，即事前不必經過法院裁定

³² 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李震山、林子儀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71>；陳陽升，前揭註 2，頁 65；李建良，「人身自由的憲法保障與強制隔離的違憲審查——釋字第 690 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186 期，頁 76（2011）。

³³ 陳運財，「強制檢疫隔離與人身自由之保障——以提審救濟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323 期，頁 20（2022）。

許可，事後亦無須於 24 小時內提交法院確認合法性。惟本案聲請人對該處分有所疑慮時，仍得透過提審或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訴來尋求救濟³⁴。

3. 提審案件應審查程序與實體合法性

3.1 提審目的

提審制度係濫觴於英國（盎格魯撒克遜）之「人身保護令」，其意為「法官要此人身」（Sir, you have the body）³⁵，旨在保護人民避免國家任意剝奪人身自由，使非法逮捕拘禁獲得有效之司法救濟³⁶。申言之，凡被法院以外之任何逮捕機關、任何人民團體或個人拘禁者，其本人或親友，均可請求法院對實施拘禁者，發出「出庭狀（人身保護令狀）」（Writ of Habeas Corpus），命令實施拘禁者於一定之時間內，將被拘禁者解交法院，並由法院依法審理，藉以保障人身自由，故被視為法治（Rule of Law）之一環。因此，法院審理被剝奪自由當事人之程序是否合法與有無理由，倘有，繼續執行拘禁；若無，則當庭開釋³⁷。對此，2014 年新修正提審法第 1 條之立法理

³⁴ 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71>；陳英鈞，「隔離防疫與法官保留」，月旦法學教室，第 82 期，頁 9（2009）。

³⁵ 吳庚、陳淳文，前揭註 2，頁 193；黃世維，我國提審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頁 9（2017）。

³⁶ Di Fabio (Fn. 5), Art. 2 Abs. 2 Rn. 2; Degenhart (Fn. 9), Art. 104 Rn. 2; Jarass,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Kommentar, 4. Aufl., 2021, Art. 6 Rn. 2; Meyer, in: Wolter (Hrsg.),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GVG und EMRK, Bd. X: EMRK, 5. Aufl., 2019, Art. 5 Rn. 2; Paeffgen, in: Wolter (Hrsg.),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GVG und EMRK, Bd. X: EMRK, 4. Aufl., 2012, Art. 5 Rn. 1. 李建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談 SARS 防疫措施的合憲性」，前揭註 8，頁 113、117；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歐洲聯盟與我國羈押制度比較——以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為討論核心」，軍法專刊，第 67 卷第 3 期，頁 59（2021）。

³⁷ 胡宜如，「人權保障新篇章——談提審新制」，司法新聲，第 112 期，頁 10

由即明確指出，我國提審制度係源於英美之人身保護令狀制度。

憲法第 8 條第二項第 2 句所稱「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係我國提審制度之憲法基礎。申言之，公權力機關對剝奪自由措施之執行或續行與否，原則上僅由各該機關自行決定，法官不予置喙；然針對該公權力機關剝奪自由之決定，人民亦得逕向法院請求審查該決定之合法性，藉此確認尙於進行之剝奪自由措施是否得以繼續執行，抑或立即終止。僅於此時間點，法院始行介入公權力剝奪人身自由的程序³⁸。因此，「提審」係「法院介入審查國家剝奪自由措施」之方式之一³⁹，旨在確保保障人身自由之「程序防火牆」不被國家違法行為突破⁴⁰。

總結以上，提審之目的應係藉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使受剝奪自由者得以獲得合法聽審（*rechtliches Gehör*）之機會，進而保護任何人之人身自由。對此，法院應就剝奪自由措施之合法性為通盤考量，無須受先前行政措施或刑事干預處分之拘束與影響⁴¹。換言之，提審制度之核心，旨在確保受剝奪自由者得以安然無恙地到庭出席，由法院綜合判斷剝奪自由時之當下情形、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理由、國家剝奪自由時是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與具備法律基礎，據以認定剝奪自由之程序與實體要件是否均滿足合法性，避免國家違法侵害人身自由之效果持續擴大⁴²。

（2014）；許旭聖，「修正後提審法之相關實務問題研析」，司法新聲，第 112 期，頁 24（2014）。英國法上提審歷史詳細說明，請參閱：李建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談 SARS 防疫措施之合憲性」，前揭註 8，頁 114-117；黃世維，前揭註 35，頁 9-23；蔡羽玄，提審制度之研究，頁 7-27（2013）。

38 林明昕，前揭註 8，頁 9-10。

39 黃世維，前揭註 35，頁 58、160。

40 陳陽升，前揭註 2，頁 67。

41 許旭聖，前揭註 37，頁 24-25；林欣柔，「提審法修正施行對傳染病隔離治療措施之影響」，疫情報導，第 31 卷第 19 期，頁 475（2015）。

42 黃世維，前揭註 35，頁 58、146。

3.2 剝奪自由機關之告知義務

提審法第 2 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對此，剝奪自由機關應即主動以「書面」告知「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顯見立法者有意透過此教示規定與要示行為，進而使被剝奪自由者獲得聲請提審機會，落實憲法第 8 條第三項第 2 句即時救濟之意旨⁴³。此外，告知內容須包括：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與得依提審法聲請提審之意旨⁴⁴。倘以目前通訊設備之方便性與保障人民提審權利觀察，剝奪自由機關得儘量先以較簡便快速之方式通知本人與其親友，如電話、簡訊或電子郵件等，確保本人與其親友能盡早獲悉資訊並早作因應準備，惟剝奪自由機關事後仍須踐行書面通知，不得省略或便宜行事⁴⁵。

其次，倘以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第 5 條作為比較法上針對傳染病防治而剝奪自由之觀察對象，其第一項第(e)款規定：「為防止傳染病蔓延，對人民加以合法之拘禁，或對精神失常者、酗酒者、吸毒者或無家可歸者施以合法剝奪自由」⁴⁶，直接明定將因傳染病防治而剝奪自由之措施，視為拘禁類型之一。申言之，本款主要規範傳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酗酒者、吸毒者或無家可歸者之安置（Unterbringung）措施，特別係針對隔離檢疫措施（Quarantänemaßnahmen），

⁴³ 許旭聖，前揭註 37，頁 25。

⁴⁴ 許旭聖，前揭註 37，頁 31；林欣柔，前揭註 41，頁 478。

⁴⁵ 林欣柔，前揭註 41，頁 477。

⁴⁶ Art 5 para. 1 sub. (e) ECHR: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save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 procedure prescribed by law: (e) the lawful detention of pers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ersons of unsound mind, alcoholics or drug addicts, or vagrants.

或保護病人或一般社會公眾之措施⁴⁷。此外，按照本款文義解釋分析，並未強制要求須以法院裁定或踐行其他具體程序步驟（sonstige spezifische Verfahrensschritte）作為特殊程序保障，故國家針對上述羅列各種特徵之族群剝奪自由，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即為已足⁴⁸。這一方面，根據本款所為之剝奪自由，不僅係出於維護公共安全之考量，同時亦保護本款羅列族群免受自身之害⁴⁹。更重要者，係國家倘欲根據第(e)款剝奪人身自由，須滿足最後手段性（Ultima Ratio）之要求。簡言之，倘存在其他較為溫和之措施即足以

⁴⁷ ECtHR, *Guzzardi v. Italy*, 6.11.1980 - 7367/76, Rn. 98; Meyer (Fn. 36), Art. 5 Rn. 139; Paeffgen (Fn. 36), Art. 5 Rn. 39; Esser, in: Löwe/Rosenberg (Begr.), Erb/Esser/Franke/Graalman-Scheerer/Hilger/Ignor (Hrsg.), Löwe-Rosenberg – Die Strafprozessordnung und da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Großkommentar, Bd. XXI: EMRK; IPBPR, 26. Aufl., 2012, Art. 5 Rn. 142; Elberling,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Kommentar, 2. Aufl., 2015, Art. 5 Rn. 62; Gaede, in: Kudlich/Schneider/Knauer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Bd. III/2: GVG, EGGVG, EMRK, EGStPO, EGStGB, ZSHG, StrEG, JGG, G 10, AO, 2018, Art. 5 EMRK, Rn. 55; Grabenwarter/Pabel,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7. Aufl., 2021, § 21 Rn. 38; Lohse/Jakobs, in: Hannich (Hrsg.), Karlsru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 mit GVG, EGGVG, EMRK, 8. Aufl., 2019, EMRK Art. 5 Rn. 24; Satzger, in: Satzger/Schluckebier/Widmaier (Hrsg.),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GVG und EMRK, Kommentar, 4. Aufl., 2020, Art. 5 EMRK Rn. 34; Villiger,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EMRK) –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chweizerischen Rechtslage, 2. Aufl., 1999, Rn. 336.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69。

⁴⁸ Dörr, in: Dörr/Grote/Marauhn (Hrsg.), EMRK/GG – Konkordanzkommentar zum europäischen und deutschen Grundrechtsschutz, Bd. I: Kapitel 1 – 19, 2. Aufl., 2013, Kap. 13 Rn. 191.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69。

⁴⁹ ECtHR, *Guzzardi v. Italy*, 6.11.1980 - 7367/76, Rn. 98; Gaede (Fn. 47), Art. 5 EMRK, Rn. 57; Meyer (Fn. 36), Art. 5 Rn. 139; Dörr (Fn. 48), Kap. 13 Rn. 190; Peters/Altwicker,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 Mit rechtsvergleichenden Bezügen zum deutschen Grundgesetz, 2. Aufl., 2012, § 18 Rn. 20.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69。

保護公共安全，則應優先適用該種溫和措施⁵⁰。另一方面，倘風險僅存於當事人自身，國家亦須克制所欲採取保護措施之強度，更應遵守最後手段性之要求⁵¹。舉例言之，倘國家欲剝奪精神病患者之人身自由，一律要求可信性證明，即須透過專家報告判斷⁵²，說明當事人疾病性質與嚴重程度，以正當化剝奪自由之措施⁵³。因此，國家倘欲透過第 5 條第一項第(e)款發動剝奪自由之措施，僅限於符合特定標準，如精神病專家報告，同時嚴格恪遵最後手段性要求，符合此二要件後，始得為之⁵⁴。

再者，關於被剝奪自由者所應享有之資訊權，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二項進一步表示：「當事人有權請求以其得理解之語言，告知其相關逮捕事實、法律理由與所為之起訴（any charge against）⁵⁵」。考其規範目的，一方面旨在針對當事人當下所處之地位「排除不確定性」（Beseitigung der Unge-wissheit）。換言之，確保當事人已清楚認知當下事實，其已處於被拘禁之環境；另一方面，讓當事人得藉此尋求第 5 條第四項⁵⁶之權利救濟（Rechtsschutz），蓋惟有當事人清楚得知自己被逮捕之原因後，始能有效地

⁵⁰ ECtHR, *Enhorn v. Sweden*, 25.1.2005 - 56529/00, Rn. 44; Satzger (Fn. 47), Art. 5 EMRK Rn. 35. 林明昕，前揭註 8，頁 34-35；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69。

⁵¹ Jarass (Fn. 36), Art. 6 Rn. 19.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69-70。

⁵² ECtHR, *Herczegfalvy v. Austria*, 24.9.1992 - 10533/83, Rn. 63. 林明昕，前揭註 8，頁 34-35；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0。

⁵³ Unfried, *Die Freiheits- und Sicherheitsrechte nach Art. 5 EMRK - Ein Vergleich mit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im Hinblick auf die Auswirkungen der Konventionsrechte*, 2006, S. 34.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0。

⁵⁴ ECtHR, *Hilda Hafsteinsdóttir v. Iceland*, 8.6.2004 - 40905/98, Rn. 51; *Enhorn v. Sweden*, 25.1.2005 - 56529/00, Rn. 42; Meyer (Fn. 36), Art. 5 Rn. 141.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0。

⁵⁵ Art. 5 para. 2 ECHR: Everyone who is arrested shall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or she understands, of the reasons for his arrest and of any charge against him.

⁵⁶ Art. 5 para. 4 ECHR: Everyone who is deprived of his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y which the lawfulness of his detention shall be decided speedily by a court and his release ordered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主張並利用第四項司法控制，要求法院審查拘禁之合法性⁵⁷。這一方面，國家說明當事人目前所處之情況，其資訊提供之方式，無須以特定形式為之，蓋資訊權之規範目的，係確保當事人得明確獲悉其已被逮捕拘禁之事實⁵⁸，並提供有效使用公約第 5 條各種可能之防禦選擇⁵⁹。此外，根據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tHR）判決與主流見解認為，於所有案件中，須始終提供之資訊係「剝奪自由之具體事實與法律理由」⁶⁰。對此，當事人被逮捕後，須「立即」（unverzüglich）或「盡可能於最短時間內」（innerhalb möglichst kurzer Frist）提供資訊。申言之，縱於逮捕當下無法立即提供資訊，於完成逮捕後，應即時地予以相關資訊提供，以滿足第二項之要求。因此，針對「立即」或「盡可能於最短時間內」之要求，僅能仰賴個案判斷，並無一具體明確標準⁶¹。

⁵⁷ ECtHR,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21.2.1990 - 11509/85, Rn. 27 f.;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30.8.1990 - 12244/86, Rn. 40; Paeffgen (Fn. 36), Art. 5 Rn. 50; Gaede (Fn. 47), Art. 5 EMRK Rn. 62; Lohse/Jakobs (Fn. 47), EMRK Art. 5 Rn. 30; Elberling (Fn. 47), Art. 5 Rn. 91; Esser (Fn. 47), Art. 5 Rn. 172; Dörr (Fn. 48), Kap. 13 Rn. 35; Haase, *Die Anforderungen an ein faires Gerichtsverfahren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2016, S. 116; Meyer-Ladewig/Harrendorf/König, in: Meyer-Ladewig/Nettesheim/von Raumer (Hrsg.), *EMRK -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Handkommentar*, 4. Aufl., 2017, Art. 5 Rn. 69.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7-78。

⁵⁸ Elberling (Fn. 47), Art. 5 Rn. 95; Unfried (Fn. 53), S. 42; Partsch,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1966, S. 136.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8。

⁵⁹ Kazele, *Untersuchungshaft - Ein verfassungsrechtlicher Leitfadens für die Praxis*, 2008, S. 24.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8。

⁶⁰ ECtHR, *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8.1.1978 - 5310/71, Rn. 198; *X. v. The United Kingdom*, 5.11.1981 - 7215/75, Rn. 66;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21.2.1990 - 11509/85, Rn. 27 f.;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30.8.1990 - 12244/86, Rn. 40; Lohse/Jakobs (Fn. 47), EMRK Art. 5 Rn. 30; Villiger (Fn. 47), Rn. 350; Kazele (Fn. 59), S. 24.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9。

⁶¹ ECtHR, *Van Der Leer v. The Netherlands*, 21.2.1990 - 11509/85, Rn. 26 ff.; *Fox, Campbell and Har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30.8.1990 - 12244/86, Rn. 40 ff.; *John Murray v. The*

總結以上，本案聲請人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僅至 4 月 23 日，倘臺北市衛生局於期間屆滿後，欲對其再次進行確診者居家隔離，除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4 條二項規定作成書面處分，使本案聲請人知悉隔離期間與應遵守事項外，同時亦應依提審法第 2 條第一項規定，書面告知其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與得依提審法聲請提審之意旨。對此，衛生局僅以口頭方式對本案聲請人做出隔離處分，未以書面告知隔離期間以及應遵守事項，應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七款所稱之重大明顯瑕疵，故該處分自始無效。此外，衛生局以口頭方式做出隔離處分，未以書面告知本案聲請人被拘禁之相關資訊與得聲請提審之意旨，同樣構成所謂重大明顯瑕疵。蓋此舉無形中將剝奪本案聲請人請求法院審查隔離處分合法性之機會與被拘禁後採取防禦選擇之可能，故衛生局未踐行提審書面告知義務，該隔離處分亦為無效。值得注意者，提審法第 2 條第一項明定 24 小時法定不變期間內，要求剝奪自由機關須踐行提審書面告知義務，而非如同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二項不限資訊提供之方式，僅要求立即或盡可能於最短時間內說明應告知事項。因此，本案衛生局倘無如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第一項所定之各種法定障礙事由，即應嚴格遵守 24 小時時限，同時以書面告知本案聲請人被拘禁之相關資訊與得聲請提審之意旨，違反者應依提審法第 11 條第一項規定予以處罰⁶²。

3.3 審理範圍

提審法第 8 條第一項規定：「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有疑義者，提審法院針對剝奪自

United Kingdom, 8.2.1996 - 18731/91, Rn. 78; Jarass (Fn. 36), Art. 6 Rn. 23; Meyer (Fn. 36), Art. 5 Rn. 202; Paeffgen (Fn. 36), Art. 5 Rn. 50; Elberling (Fn. 47), Art. 5 Rn. 93; Satzger (Fn. 47), Art. 5 EMRK Rn. 48; Villiger (Fn. 47), Rn. 351; Dörr (Fn. 48), Kap. 13 Rn. 38; Unfried (Fn. 53), S. 42; Haase (Fn. 57), S. 117 f.; Meyer-Ladewig/Harrendorf/König (Fn. 57), Art. 5 Rn. 71; Kazele (Fn. 59), S. 24.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78-79。

⁶² 許旭聖，前揭註 37，頁 31。

由合法性審查之密度與範圍應如何界定較為妥適。對此，第 8 條立法理由與多數實務見解均認為，提審法院無須審查國家剝奪自由之措施於本案中有無實體理由或必要性。其理由在於，基於提審法院與本案救濟法院之任務合理分擔，本案救濟法院之審查範圍係個案整體審查，而提審法院則係貴在迅速審查剝奪自由措施是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並藉此於短時間內消弭人身自由遭受國家違法侵害之狀態持續擴大。簡言之，提審法院僅審查剝奪自由措施是否符合「程序合法性」⁶³。因此，提審法院事實上並不介入剝奪自由措施之實體理由審查，而既不審查實體理由，則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⁶⁴。

⁶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行提字第 6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A,103%2c%e8%a1%8c%e6%8f%90%2c6%2c20141107%2c1>；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4 年度行提字第 2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A,104%2c%e8%a1%8c%e6%8f%90%2c2%2c20150410%2c1>；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4 年度行提字第 3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A,104%2c%e8%a1%8c%e6%8f%90%2c3%2c20150626%2c1>；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行提字第 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A,105%2c%e8%a1%8c%e6%8f%90%2c1%2c20160205%2c1>；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行提字第 2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A,105%2c%e8%a1%8c%e6%8f%90%2c2%2c20160205%2c1>；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行提字第 3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A,105%2c%e8%a1%8c%e6%8f%90%2c3%2c20160205%2c1>；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5 年度行提字第 5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A,105%2c%e8%a1%8c%e6%8f%90%2c5%2c20160227%2c1>。

⁶⁴ 提審法第 8 條立法理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行提抗字第 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M,104%2c%e6%8f%90%2c53%2c20150810%2c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行提抗字第 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06%2c%e8%a1%8c%e6%8f%90%e6%8a%97%2c1%2c20170630%2c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8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值得觀察者，近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似有改變上述見解之趨勢，其認為提審法院對逮捕、拘禁等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合法性審查，不能僅侷限於表面形式上之逮捕、拘禁執行行為，其有無法律上之依據或類如執行名義之行政處分，即作為依據或原因。相對地，提審法院應在審理程序中，針對行政機關決定及實際執行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法律依據、原因與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等問題，進行全面性審查，包括逮捕、拘禁執行行為前有基礎處分者，例如下命隔離拘禁，也應就該基礎處分之合法性一併審查。否則，忽略基礎處分合法與否之審查，無從審認剝奪人身自由之「原因」是否屬法規許可之範圍，亦不能實質發揮即時有效司法救濟之功能，將牴觸憲法要求訂定提審制度之意旨⁶⁵。這一方面，亦有學者持相同見解並進一步指出，提審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A,111%2c%e8%a1%8c%e6%8f%90%2c8%2c20220624%2c1>；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9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A,111%2c%e8%a1%8c%e6%8f%90%2c9%2c20220625%2c1>；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60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A,111%2c%e8%a1%8c%e6%8f%90%2c60%2c20220531%2c1>；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6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A,111%2c%e8%a1%8c%e6%8f%90%2c61%2c20220531%2c1>；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 年度行提字第 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A,111%2c%e8%a1%8c%e6%8f%90%2c1%2c20220719%2c1>；胡宜如，前揭註 37，頁 21；許旭聖，前揭註 37，頁 41。

⁶⁵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行提抗字第 1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11%2c%e8%a1%8c%e6%8f%90%e6%8a%97%2c1%2c20220121%2c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行提抗字第 3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11%2c%e8%a1%8c%e6%8f%90%e6%8a%97%2c3%2c20220225%2c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行提抗字第 8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11%2c%e8%a1%8c%e6%8f%90%e6%8a%97%2c8%2c20220128%2c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行提抗字第 17 號裁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

法院審查剝奪自由之合法性，因不涉有無罪責之認定，故其證據調查本以自由證明即為已足，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惟不得為主張法院應採「自由證明」進行審查，導致限縮法院僅得審查剝奪自由之「程序合法性」，而不及於實體理由或必要性。蓋提審制度係回復人身自由之即時救濟途徑，其審查範圍涵蓋各種剝奪自由類型之措施，倘一律限制法院僅能審查該措施之程序合法性，而針對實體理由顯有恣意或違法卻無從介入審查，並不利於人身自由之救濟。因此，較妥適之解釋係將剝奪自由之程序與實體合法性均列為審查範圍，僅實體理由之審查密度較低，一定程度尊重剝奪自由機關之專業裁量即可。至於剝奪自由之必要性，則原則上尊重剝奪自由機關之裁量，惟如顯有濫用裁量之情形，法院亦得予以審查⁶⁶。

另一方面，或得觀察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四項之規定，其如同我國採取由被剝奪自由者自行聲請移送法官審查之提審模式，藉此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之合法性⁶⁷。詳言之，本項要求法院應於短時間或合理適當期間內，針對剝奪自由措施進行司法審查⁶⁸。對此，剝奪自由措施之審查僅得由「法院」進行，即審查機關係須具司法性質且獨立公正之法院⁶⁹，故法院不僅擔任司法顧問之角色，同時亦負有做出具拘束力決定之義務，特別係有權得釋放被

FJUD/data.aspx?ty=JD&id=TPBA,111%2c%e8%a1%8c%e6%8f%90%e6%8a%97%2c17%2c20220719%2c1。

⁶⁶ 陳運財，前揭註 33，頁 21。

⁶⁷ 林明昕，前揭註 8，頁 20；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0。

⁶⁸ Jarass (Fn. 36), Art. 6 Rn. 25; Meyer (Fn. 36), Art. 5 Rn. 252; Elberling (Fn. 47), Art. 5 Rn. 101; Grabenwarter/Pabel (Fn. 47), § 21 Rn. 66; Satzger (Fn. 47), Art. 5 EMRK Rn. 66.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6。

⁶⁹ ECtHR, *Brannigan and McBride v. The United Kingdom*, 25.5.1993 - 14553/89, Rn. 58; *D.N. v. Switzerland*, 29.3.2001 - 27154/95, Rn. 42; Paeffgen (Fn. 36), Art. 5 Rn. 65; Grabenwarter/Pabel (Fn. 47), § 21 Rn. 67; Villiger (Fn. 47), Rn. 367; Dörr (Fn. 48), Kap. 13 Rn. 78; Peters/Altwickler (Fn. 49), § 18 Rn. 32; Meyer-Ladewig/Harrendorf/König (Fn. 57), Art. 5 Rn. 98 f.; Haase (Fn. 57), S. 123 f.; Kazele (Fn. 59), S. 26.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6。

拘禁人⁷⁰。應特別強調者，法院基於尊重國家其他行政機關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判斷，故不審查該措施之合目的性（*Zweckmäßigkeit*），僅審查其實體理由與踐行程序之合法性⁷¹。再者，倘成員國之內國法針對拘禁審查設有抗告程序，則抗告程序同樣適用第四項之規範，即抗告法院應於短時間內做出具拘束力之決定⁷²，故意味著抗告程序不僅受到本項保障，同時亦得救濟第一次審查之缺失⁷³。總結以上，法院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之合法性時，除應充分提供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外⁷⁴，同時盡可能地迅速地或於短時間內，進行合法性審查並做出決定⁷⁵。倘剝奪自由措施不具實體或程序之合法性，則應立即下令釋放⁷⁶。歐洲人權法院甚至進一步認為，當事人因剝奪自由期滿後被釋放，法院仍有權審查該拘禁措施之合法性，不受當事人法律上已無拘禁理由之影響⁷⁷。舉例言之，精神病患者初次拘禁處分期滿 82 天後，第一審法院始更新並做出第二次延長拘禁處分，而此段期間內患者均被強制安置於精神病院。針對此種情形，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成員國因缺乏足夠保障措施

⁷⁰ ECtHR, *Stafford v. The United Kingdom*, 28.5.2002 - 46295/99, Rn. 88 f.; *Von Bulow v. The United Kingdom*, 2.7.2002 - 75362/01, Rn. 24; *Wynne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 16.10.2003 - 67385/01, Rn. 26; *Hill v. The United Kingdom*, 27.4.2004 - 19365/02, Rn. 22; *Buishvili v. The Czech Republic*, 25.10.2012 - 30241/11, Rn. 39 ff.; *Grabenwarter/Pabel (Fn. 47)*, § 21 Rn. 67; *Haase (Fn. 57)*, S. 123.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6-87。

⁷¹ *Partsch (Fn. 58)*, S. 136.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7。

⁷² *Unfried (Fn. 53)*, S. 56; *Meyer-Ladewig/Harrendorf/König (Fn. 57)*, Art. 5 Rn. 103.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7。

⁷³ *Haase (Fn. 57)*, S. 124.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7。

⁷⁴ ECtHR, *Nikolova v. Bulgaria*, 25.3.1999 - 31195/96, Rn. 58 ff.; *Jarass (Fn. 36)*, Art. 6 Rn. 25.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8。

⁷⁵ ECtHR, *S Rapacciuolo v. Italy*, 19.5.2005 - 76024/01, Rn. 55; *Paeffgen (Fn. 36)*, Art. 5 Rn. 66; *Satzger (Fn. 47)*, Art. 5 EMRK Rn. 66.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7。

⁷⁶ *Dörr (Fn. 48)*, Kap. 13 Rn. 89.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7-88。

⁷⁷ ECtHR, *Herz v. Germany*, 12.6.2003 - 44672/98, Rn. 68 f.; *Jarass (Fn. 36)*, Art. 6 Rn. 25; *Dörr (Fn. 48)*, Kap. 13 Rn. 89.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前揭註 36，頁 88。

來確保精神病患者之拘禁不會被不合理拖延，從而抵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一項所稱保障任何人之人身自由，並基此避免其遭受國家任意拘禁之目的，故患者被強制安置於精神病院之 82 天期間，不具合法性⁷⁸。因此，縱當事人法律上已無任何剝奪自由之理由存在，惟實際上仍有受國家非法拘禁之可能，故法院應就整體拘禁事實狀態詳加考察，而非僅著眼於剝奪自由有無符合法律要件，避免國家透過操作事實行為取代行政處分，藉此達成原先應以行政處分剝奪自由之目的。

承上所述，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因無涉罪責認定與尊重行政機關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專業裁量，故不審查該措施之合目的性，僅審查其實體理由與踐行程序之合法性。對此，本案法院未如多數實務見解般，僅審查程序合法性而忽略實體理由，值得稱許。惟此處尚有疑義者，本案法院既已實體審查臺北市衛生局之口頭居家隔離處分，且明確指摘該處分具重大明顯瑕疵而無效，應得合理推測本案並無提審法第 5 條第一項但書所定 6 款聲請不合法之事由，蓋倘存有消極裁判要件，法院應直接裁定駁回而無庸實質審理。惟本案法院經實質審理後，確認口頭處分無效，卻又基此認定無逮捕、拘禁事實而裁定駁回，實有割裂適用行政程序法、傳染病防治法與提審法之虞，且違反體系解釋之一致性或融貫性（Kohärenz）要求，進而破壞法秩序之穩定，喪失法律適用上之可預見性，最終將導致人民無所適從⁷⁹。申言之，本案聲請人即係因口頭處分之合法性有所疑慮，故請求法院審查該處分有無效力，然法院卻回應，基於口頭處分無效，故無逮捕、拘禁事實，本案聲請人得自行離開居家隔離處所⁸⁰。此種論述邏輯之方式，形同告訴本案聲請人得

⁷⁸ ECtHR, *Herz v. Germany*, 12.6.2003 - 44672/98, Rn. 69.

⁷⁹ Rüthers/Fischer/Birk, *Rechtstheorie: mit Juristischer Methodenlehre*, 11. Aufl., 2020, Rn. 322; Bumke, *Rechtsdogmatik – Eine Disziplin und ihre Arbeitsweise. Zugleich eine Studie über das rechtsdogmatische Arbeiten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 2017, S. 53.

⁸⁰ 郭品慈、吳其昌，衛生局口頭告知居隔令 法院判無效，2022 年 10 月 16 日，公視新聞網網站：<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85004>（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臺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長黃佩禎說明，「電子圍籬主要其實是要能夠讓禁止他

自行判斷行政處分之效力與否，則立法者訂定提審法與配置提審法院之目的與功能豈非形同虛設，不知所為為何。

因此，本文認為，儘管行政處分有無效力可能影響拘禁事實之判斷，惟拘禁事實之判斷並不以有效行政處分為前提。換言之，我國法院或得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之見解，即應就整體拘禁事實狀態詳加考察，而非僅著眼於剝奪自由有無符合法律要件，避免現實上仍有拘禁事實而不自知。以本案而言，提審法院較理想之解決方式，應就本案口頭隔離處分與是否形成拘禁事實居予以審查，蓋儘管已先確認口頭隔離處分因重大明顯瑕疵無效，然事實上電子圍籬並未因處分無效而失去作用，故其仍持續形成本案聲請人之心理壓迫箝制效果，致使本案聲請人無法依意願自由地離開居家隔離處所，自屬人身自由之剝奪。是以，法院應依提審法第 9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將本案聲請人裁定釋放。值得強調者，提審法院按提審法第 8 條第二項規定，賦予聲請人、被逮捕、拘禁者、逮捕、拘禁之機關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倘聲請人（非被剝奪自由者本人）、逮捕拘禁機關之人員與相關第三人如已表示主觀不願或客觀無法到場陳述意見時，法院應基於提審「即時救濟」之核心價值，仍應逕行就剝奪自由措施之實體與程序合法性進行審查⁸¹。

3.4 符合公共政策之後果考察？

提審法第 9 條第一項規定：「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對此，本項係指經法院經審查剝奪自由之法律基礎、實體理由、程序合法性與剝奪自由機關是否適格後所為之裁定，即撤銷原處

出門的行政處分，可以有效的被執行，那既然這個行政處分，已經是被認為是無效，那電子圍籬自然就不能夠，去拘束這個行政處分的相對人」。

⁸¹ 許旭聖，前揭註 37，頁 41。

分當庭開釋或維持剝奪自由之措施⁸²。

有疑問者，在疫情肆虐之環境下，法院是否尚須考慮開庭釋放有無符合之公共政策之「後果」，亦即僅在釋放後果不生大規模染疫可能與社會恐慌之影響，始得將當事人裁定釋放。對此，有支持論者認為，法院得命剝奪自由機關為一定之措施，藉此治癒非法剝奪自由之狀態，進而暫緩釋放被剝奪自由者。倘剝奪自由機關仍未於法院所指定之期間內為治癒或補正措施，法院應立即釋放被剝奪自由者⁸³。其理由在於，考量剝奪自由機關有時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目的通常帶有重大國家社會或公共利益，貿然釋放將可能帶來國家安全或公眾社會之鉅大風險甚至產生危害，故即使機關之剝奪自由措施係違法或違憲，惟基於公平原則，仍應給予機關治癒該措施之機會⁸⁴。因此，提審裁定結果應考量公共利益與社會承擔能力之後果，而非法院審查提審案件後，認有逮捕、拘禁程序不合法或理由不備，即得予以釋放。

針對上述見解，本文認為容有討論餘地，蓋剝奪自由類型之防疫措施須於保護生命或身體健康與人身自由權利二者間求取平衡，故法院或得基於預防角度審酌，倘非採取避免損害或損害擴大之決定，則可能發生嚴重或不可挽回之後果⁸⁵。再者，法治國原則作為憲法之基本原則，應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與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⁸⁶。對此，本案法院既已認定臺北市衛生局所為剝奪人身自由之行政處分具重大明顯瑕疵而自始無效，故基

82 同前註，頁 42。

83 蔡羽玄，前揭註 37，頁 64。

84 同前註。

85 陳陽升，前揭註 2，頁 68-69。

86 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706>；司法院釋字第 589 號解釋，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770>；司法院釋字第 629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10>；司法院釋字第 751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932>；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956>。

於人民人身自由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與提審法第 9 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應直接將本案聲請人當庭開釋，同時警惕全國衛生機關應盡速踐行居家隔離之正當法律程序，使被剝奪自由者得以清楚認知其確切隔離天數，最終達到保障人身自由之目的⁸⁷。一言以蔽之，司法權之任務主要係於剝奪自由之個案中進行事後合法性審查，而非越俎代庖地自為預測與決策⁸⁸。退萬步言，縱法院對本案聲請人當庭開釋所生之公共政策後果可能有所疑慮，惟臺北市衛生局之口頭居家隔離處分既自始無效，無法通過剝奪自由之合法性審查，故亦應先自為裁定釋放後，再依職權通知臺北市衛生局盡速補正確診者居家隔離通知書，藉以滿足剝奪自由之程序要件，始得再行將本案聲請人進行居家隔離。因此，本案法院未能勇敢做出當庭釋放之裁定，除斷喪現代法治國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最高價值外，亦為德不卒地未讓全國衛生機關產生警惕效果，致使提審制度之功能未竟全功，從而讓類似案件可能再次重演。

4. 結論

人身自由之剝奪，並非專指一定期間內，物理上將人民身體限制於一個極為狹隘侷促之空間內，從而使身體空間之活動自由在「各個方向」均受到

⁸⁷ 張昱傑、蔡咏恩，居隔結束還收不到通知書？桃園分「3 管道」補發，2022 年 4 月 29 日，三立新聞網網站：<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8001>（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黃恩琳、蔡承翰，居隔 3+4 上路 民怨隔離完了還等不到通知書，2022 年 4 月 27 日，民視新聞網網站：<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2427S07M1>（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獨／確診三天沒收到隔離通知 基隆衛生局：有轉介資料，2022 年 4 月 19 日，東森新聞網網站：<https://news.ebc.net.tw/news/living/313097>（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居隔單拿到沒？」當居家照護、居家隔離行政大塞車，邁向共存有哪些障礙？，2022 年 4 月 26 日，報導者網站：<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omicron-stay-at-home-order-problems>（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胡瑞玲，確診者即起用中央系統填報 黃珊珊：不再開居隔通知書，2022 年 5 月 1 日，聯合新聞網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122190/6280731>（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⁸⁸ 陳陽升，前揭註 2，頁 69。

壓迫，不得任意離去。同時亦涵蓋國家非物理性措施所生之心理影響，倘其等同或至少接近「身體痛苦」之程度，即應認定身體完整性遭受損害，故仍屬剝奪自由。蓋現行醫學領域並無法明確找到生理與心理影響之分界線，故為避免保護不足，應肯認因心理影響所生之健康減損，其仍落入憲法第 8 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之保護範圍內。此外，「身體痛苦」之標準係以客觀第三人之平均水準，可以合理地認為國家發動某特定措施所生之影響將導致人民身體痛苦之結果即為已足，而無須考量個案當事人之自身因素，故無論係心理敏感纖細或抗壓能力較強者，均一律採取客觀第三人之審查標準。這一方面，無論係罰鍰或罰金，均無疑地對本案聲請人之經濟生活將形成重大負擔，應得肯認其所生之心理壓迫箝制影響達到至少接近「身體痛苦」之程度；同時，刑罰因具「社會倫理之非價」之性質，故其通常賦予當事人「社會倫理上貶抑減損評價」之效果與作為影響社會環境之現象。而判斷非價之重心，應以當事人之違法行為是否受到公共領域之評價影響，並藉此確定其於所生活之社會環境中，是否有因該評價所生之社會倫理降級效果，即出現污名化之標籤效應。因此，本案聲請人倘離開指定居家隔離處所，即有遭受刑罰制裁之可能，並可預見基於刑罰所生之排擠、歧視或污名化效應，將導致其遠離社會核心。換言之，因刑罰恫嚇效果所生之心理影響，實不亞於生理上受到束縛禁錮之身體痛苦，蓋其嚇阻本案聲請人不敢或不願離開指定居家隔離處所，故應肯認其亦屬剝奪自由之情形。

其次，提審案件之審查範圍，因無涉罪責認定與尊重行政機關發動剝奪自由措施之判斷，故不審查該措施之合目的性，僅審查其實體理由與踐行程序之合法性。對此，多數實務見解認為提審法院僅得審查剝奪自由措施之程序合法性，而不及於實體理由判斷，應不足採。蓋提審制度係回復人身自由之即時救濟途徑，其審查範圍涵蓋各種剝奪自由類型之措施，倘一律限制法院僅能審查該措施之程序合法性，而針對實體理由顯有恣意或違法卻無從介入審查，並不利於人身自由之救濟。此外，儘管行政處分有無效力可能影響拘禁事實之判斷，惟拘禁事實之判斷並不以有效行政處分為前提。換言之，提審法院應就整體拘禁事實狀態詳加考察，而非僅著眼於剝奪自由有無符合

法律要件，避免現實上仍有拘禁事實而不自知。這一方面，本案提審法院較理想之解決方式，應就本案口頭隔離處分與是否形成拘禁事實居予以審查，蓋儘管已先確認口頭隔離處分因重大明顯瑕疵無效，然事實上電子圍籬並未因處分無效而失去作用，故其仍持續形成本案聲請人之心理壓迫箝制效果，致使本案聲請人無法依意願自由地離開居家隔離處所，自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因此，法院應依提審法第 9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將本案聲請人裁定釋放。

最後，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申言之，縱於疫情肆虐之環境下，提審法院仍無須考慮當庭開釋所生之後果，是否超越公共利益與社會承擔能力所得負荷之範圍，蓋司法權之任務僅係於剝奪自由之個案中進行事後合法性審查，而非自立於行政權之角色代為預測與決策。因此，縱法院可能對本案聲請人當庭開釋所生之公共政策後果有所疑慮，惟衛生局之口頭居家隔離處分既自始無效，無法通過剝奪自由之合法性審查，故亦應先自為裁定釋放後，再依職權通知衛生局盡速補正確診者居家隔離通知書，藉以滿足剝奪自由之程序要件，始得再行將本案聲請人進行居家隔離。

參考文獻

中文書籍

- 吳庚、陳淳文，《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6 版，自版，臺北（2019）。
- 李惠宗，《憲法要義》，8 版，元照出版，臺北（2019）。
- 東吳公法中心憲法小組主編，程明修、陳清秀、胡博硯、宮文祥、范文清、范秀羽、楊奕華合著，《憲法講義》，2 版，元照出版，臺北（2018）。
- 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修訂 8 版，三民出版，臺北（1998）。
- 林騰鶴，《中華民國憲法》，修訂 7 版，三民出版，臺北（2018）。
-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6 版，元照出版，臺北（2014）。
- 許育典，《憲法》，9 版，元照出版，臺北（2019）。
- 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修訂 8 版，自版，臺北（2015）。
- 蔡羽玄，《提審制度之研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編印，臺北（2013）。

中文期刊

- 李建良，〈從正當法律程序觀點透析 SARS 防疫相關措施〉，《台灣法學雜誌》，第 49 期，頁 85-98，2003 年 8 月。
- 李建良，〈論人身自由之憲法保障——兼談 SARS 防疫措施之合憲性〉，《思與言》，第 41 卷第 4 期，頁 111-143，2003 年 12 月。
- 李建良，〈人身自由的憲法保障與強制隔離的違憲審查——釋字第 690 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186 期，頁 60-79，2011 年 10 月。
- 李崇禧，〈在瘟疫蔓延中檢視個資保護法制〉，《台灣法學雜誌》，第 387 期，頁 39-43，2020 年 3 月。
- 林明昕，〈論剝奪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程序：以「法官介入審查」機制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46 卷第 1 期，頁 1-86，2017 年 3 月。
- 林欣柔，〈提審法修正施行對傳染病隔離治療措施之影響〉，《疫情報導》，第 31 卷第 19 期，頁 473-479，2015 年 10 月。
- 林家揚，〈電子圍籬作為居家隔離（檢疫）之輔助手段？——合法性的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 413 期，頁 75-96，2021 年 4 月。

- 胡宜如，〈人權保障新篇章——談提審新制〉，《司法新聲》，第 112 期，頁 9-23，2014 年 10 月。
- 許旭聖，〈修正後提審法之相關實務問題研析〉，《司法新聲》，第 112 期，頁 24-47，2014 年 10 月。
- 陳英鈴，〈隔離防疫與法官保留〉，《月旦法學教室》，第 82 期，頁 8-9，2009 年 8 月。
- 陳陽升，〈隔離治療、居家檢疫與提審——以我國憲法上人身自由的保障體系為中心〉，《台灣法律人》，第 9 期，頁 57-69，2022 年 3 月。
- 陳運財，〈強制檢疫隔離與人身自由之保障——以提審救濟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323 期，頁 6-23，2022 年 4 月。
- 黃于玲、羅承宗，〈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數位接觸者追蹤」之法律與倫理議題初探〉，《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第 40 卷第 3 期，頁 332-345，2021 年 6 月。
- 劉青峰、陳宜新、謝榮堂，〈歐洲聯盟與我國羈押制度比較——以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為討論核心〉，《軍法專刊》，第 67 卷第 3 期，頁 53-107，2021 年 6 月。

中文學位論文

- 黃世維，《我國提審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7 年 7 月。

其他中文參考文獻

- 「居隔單拿到沒？」當居家照護、居家隔離行政大塞車，邁向共存有哪些障礙？，2022 年 4 月 26 日，報導者網站：<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omicron-stay-at-home-order-problems>（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 110 年全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為 813 萬人，全年每人每月總薪資平均為 55,754 元，2022 年 2 月 17 日，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站：<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8187&ctNode=2291&mp=4&fbclid=IwAR3oT-sQz1DeaWvEivlInev7a09inj5xyLiKU8pOCOFX4l2ZwXigiowMes>（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胡瑞玲，確診者即起用中央系統填報 黃珊珊：不再開居隔通知書，2022 年 5 月 1 日，聯合新聞網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122190/6280731>（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高科技智慧防疫，檢疫追蹤精準有力，2020 年 3 月 18 日，衛生福利部網站：<https://www.mohw.gov.tw/cp-16-52268-1.html>（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張昱傑、蔡咏恩，居隔結束還收不到通知書？桃園分「3 管道」補發，2022 年 4 月 29 日，三立新聞網網站：<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08001>（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郭品慈、吳其昌，衛生局口頭告知居隔令 法院判無效，2022 年 10 月 16 日，公視新聞網網站：<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85004>（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黃恩琳、蔡承翰，居隔 3+4 上路 民怨隔離完了還等不到通知書，2022 年 4 月 27 日，民視新聞網網站：<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2427S07M1>（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獨／確診三天沒收到隔離通知 基隆衛生局：有轉介資料，2022 年 4 月 19 日，東森新聞網網站：<https://news.ebc.net.tw/news/living/313097>（最後點閱時間：2022 年 7 月 10 日）。

其他英文參考文獻

Constitu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about/governance/constitution> (last visited July 10, 2022).

德文書籍

Bumke, Christian, *Rechtsdogmatik – Eine Disziplin und ihre Arbeitsweise. Zugleich eine Studie über das rechtsdogmatische Arbeiten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 2017, Tübingen: Mohr Siebeck.

Dörr, Oliver/Grote, Rainer/Marauhn, Thilo (Hrsg.), *EMRK/GG – Konkordanzkommentar zum europäischen und deutschen Grundrechtsschutz*, Bd. I : Kapitel 1 – 19, 2. Aufl., 2013, Tübingen: Mohr Siebeck.

- Grabenwarter, Christoph/Pabel, Katharina,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7. Aufl., 2021, München: C. H. Beck.
- Gröpl, Christoph/Windthorst, Kay/von Coelln, Christian (Hrsg.), Studien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4. Aufl., 2020, München: C. H. Beck.
- Haase, Katrin, Die Anforderungen an ein faires Gerichtsverfahren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2006, Taunusstein: Verlag Dr. H.H. Driesen.
- Hannich, Rolf (Hrsg.), Karlsru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 mit GVG, EGGVG, EMRK, 8. Aufl., 2019, München: C. H. Beck.
- Hömig, Dieter/Wolff, Heinrich Amadeus (Hrs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ndkommentar, 12. Aufl., 2018, Baden-Baden: Nomos.
- Jarass, Hans Dieter/Pieroth, Bodo (Hrs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ommentar, 16. Aufl., 2020, München: C. H. Beck.
- Jarass, Hans Dieter,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Kommentar, 4. Aufl., 2021, München: C. H. Beck.
- Karpenstein, Ulrich/Mayer, Franz Christian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Kommentar, 2. Aufl., 2015, München: C. H. Beck.
- Kazele, Norbert, Untersuchungshaft – Ein verfassungsrechtlicher Leitfaden für die Praxis, 2008, Baden-Baden: Nomos.
- Kingreen, Thorsten/Poscher, Ralf, Grundrechte – Staatsrecht II, 36. Aufl., 2020, Heidelberg: C.F. Müller.
- Kudlich, Hans/Schneider, Hartmut/Knauer, Christoph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Bd. III/2: GVG, EGGVG, EMRK, EGStPO, EGStGB, ZSHG, StrEG, JGG, G 10, AO, 2018, München: C. H. Beck.
- Kühl, Kristian, Unschuldsvermutung, Freispruch und Einstellung, 1983, Köln: Carl Heymanns.
- Löwe, Ewald/Rosenberg, Werner (Begr.), Erb, Volker/Esser, Robert/Franke, Ulrich/Graalman-Scheerer, Kirsten/Hilger, Hans/Ignor, Alexander (Hrsg.), Löwe-Rosenberg – Die Strafprozessordnung und da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Großkommentar, Bd. XXI: EMRK; IPBPR, 26. Aufl., 2015,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 Maunz, Theodor/Dürig, Günter (Begr.),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Texte – Art. 5, 85. Lfg. 2018, München: C. H. Beck; Bd. VI: Art. 86 – Art. 106a, 85. Lfg. 2018, München: C. H. Beck.
- Meyer-Ladewig, Jens/Nettesheim, Martin/von Raumer, Stefan (Hrsg.), EMRK –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Handkommentar, 4. Aufl., 2017, Baden-Baden: Nomos.
- Michael, Lothar/Morlok, Martin, Grundrechte, 7. Aufl., 2020, Baden-Baden: Nomos.
- Partsch, Karl Josef, Die Rechte und Freiheiten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1966,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Peters, Anne/Altwicker, Tilmann,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 Mit rechtsvergleichenden Bezügen zum deutschen Grundgesetz, 2. Aufl., 2012, München: C. H. Beck.
- Rüthers, Bernd/Fischer, Christian/Birk, Axel, Rechtstheorie: mit Juristischer Methodenlehre, 11. Aufl., 2020, München: C. H. Beck.
- Sachs, Michael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9. Aufl., 2021, München: C. H. Beck.
- Satzger, Helmut/Schluckebier, Wilhelm/Widmaier, Gunter (Hrsg.),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GVG und EMRK, Kommentar, 4. Aufl., 2020, Köln: Carl Heymanns.
- Sodan, Helge (Hrsg.), Grundgesetz, Beck'sche Kompakt-Kommentare, 4. Aufl., 2018, München: C. H. Beck.
- Unfried, Eva, Die Freiheits- und Sicherheitsrechte nach Art. 5 EMRK – Ein Vergleich mit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im Hinblick auf die Auswirkungen der Konventionsrechte, 2006,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Villiger, Mark E.,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EMRK) –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chweizerischen Rechtslage, 2. Aufl., 1999, Zürich: Schulthess Juristische Medien.
- von Mangoldt, Hermann (Begr.), Klein, Friedrich/Starck, Christian (Fortf.), Huber, Peter Michael/Voßkuhle, Andreas (Hrsg.),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Gesamtwerk – GG, Bd. I: Präambel, Art. 1-19, 7. Aufl., 2018, München: C. H. Beck; Bd. III: Art. 83-146, 7. Aufl., 2018, München: C. H. Beck.

- von Münch, Ingo/Kunig, Philip (Begr.), Kämmerer, Jörn Axel/Kotzur, Markus (Hrsg.), Grundgesetz – Kommentar Gesamtwerk, Bd. I : Präambel bis Art. 69, 7. Aufl., 2021, München: C. H. Beck; Bd. II: Art. 70 bis 146, 7. Aufl., 2021, München: C. H. Beck.
- Wolter, Jürgen (Hrsg.),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GVG und EMRK, Bd. X: EMRK, 4. Aufl., 2012, Köln: Carl Heymanns.
- Wolter, Jürgen (Hrsg.),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GVG und EMRK, Bd. X: EMRK, 5. Aufl., 2019, Köln: Carl Heymanns.
- Zippelius, Reinhold/Würtenberger, Thomas, Deutsches Staatsrecht – Ein Studienbuch, 33. Aufl., 2018, München: C. H. Beck.

德文論文集

- Krauß, Detle, Der Grundsatz der Unschuldsvermutung im Strafverfahren, in: Müller-Dietz (Hrsg.), Strafrechtsdogmatik und Kriminalpolitik, 1971, Köln: Carl Heymanns, S. 153-178.